

语义和交际翻译理论视角下意识流小说翻译研究

——以《逃离》李文俊译本为例

罗贤娴, 陈羽宁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000

DOI:10.61369/EST.2025050018

摘 要 : 本文以纽马克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为框架, 以李文俊的中译本《逃离》为研究对象, 探讨译者在处理意识流文体、地域文化表达与女性心理叙事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李文俊通过语义翻译忠实保留了原文语言形式与叙事结构, 同时借助交际翻译在方言、句末语气词与文化注释等方面进行创造性转换, 有效补偿了中文读者的认知缺失, 在“忠实”与“读者可接受性”之间实现了动态平衡。

关 键 词 : 语义翻译; 交际翻译; 意识流小说; 《逃离》; 李文俊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 and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 A Case Study of Li Wenjun'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Runaway*

Luo Xianxian, Chen Yun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ingbo Tech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000

Abstract : Based on Peter Newmark'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emantic and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Li Wenjun'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with a focus on his strategies in rendering stream-of-consciousness techniques, reg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 and feminine psychological narr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Li adopts semantic translation to faithfully preserve the original linguistic form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while employing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to creatively handle dialectal expressions,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and cultural references—thereby effectively compensating for the cognitive gaps of Chinese readers and achieving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fidelity and acceptability.

Keywords : semantic translation;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 *Runaway*; Li Wenjun

引言

艾丽丝·门罗是加拿大著名短篇小说家。短篇小说集《逃离》出版于2004年, 是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门罗擅长以其细腻精准的笔触, 深入探索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 揭示了普通女性平静生活表面下暗涌的危机、遗憾与觉醒。《逃离》的汉译者李文俊评价门罗: “她的作品很有看头, 内容丰富, 短小精悍, 回味无穷。”^[1]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在1981年出版的《翻译探索》中, 提出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概念: 语义翻译强调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上下文意义, 而交际翻译则追求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二者在翻译中常常交替使用, 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有时两种方法还会合二为一^[2]。在翻译《逃离》时, 李文俊不仅忠实保留原文意识流文体特征, 再现门罗非线性心理叙事结构, 更将加拿大乡村的生活图景生动地再现于中文读者面前, 使读者不仅能领略加拿大独特的自然与社会风貌, 更能深切体味其中普通女性复杂的情感世界, 从而让中文读者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本研究通过分析《逃离》李文俊译本中的案例, 旨在探讨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在意识流文本翻译中的适用性与重要性, 并据此窥探译者如何在“再现作者意图”与“确保读者接受”这一者间取得精妙平衡。

项目 / 基金信息: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人才引进基金“伯尼与奥斯汀小说比较研究”(项目编号 1140957G20220446); 2023年度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专业改革项目“新文科背景下英语专业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项目编号 20700545894)

作者简介:

罗贤娴, 博士,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女性文学、叙事学;

陈羽宁,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英语专业本科在读。

一、忠实的语义翻译

语义翻译指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上下文意义。如果原文语言偏离了原语文体规范,译文也应体现出来,即译文语言也应偏离译语的风格规范^[2]。《逃离》中包含大量前景化现象,这些打破常规的偏离突出了门罗的写作风格和文体特点,大大增强了其文学语言张力和小说美感^[3],同时也为翻译带来无尽困难。作为译者,李文俊先生始终坚持译作在结构和语言上要忠实原作,最大限度地传达原作的內容。

(一) 对原文形式的翻译

意识流小说在呈现作品中人物话语和内心意识流动时常常采用大量自由间接话语,包括自由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思想,这也是意识流小说区别于其他现代派小说的标志性文体特征之一^{[4][5]}。在意识流小说翻译过程中,译者一定要尊重原文的形式,因为此时的形式是有意义的,是原文意义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6]。李文俊在《逃离》中译本中,通过保留原文意识流的文体特征(如斜体、破折号等),进一步展示和解读角色的内心世界,再现门罗非线性的心理叙事结构,实现形式层面的忠实。

例1: The minister's voice, which had started out more sorrowful than angry—though always indicating ironclad conviction—was taking on a shrill and scolding tone, while Juliet, who had begun, as she thought, in reasonable resistance—calm, shrewd, rather maddeningly polite—was now in a cold and biting rage.^{[7] (P121)}

译文: 牧师的声音一开始与其说是愤怒的还不如说是悲天悯人的——虽然始终表现出铁皮包着般的坚定信心——现在却一点点变成尖厉与训斥式的了。而朱丽叶呢,一开始还能如她所设想的那样,用软中有硬、讲道理的抗争方式——平静、慧黠,甚至彬彬有礼得让人生气——现在却变成了冷酷和刺人的狂怒。^{[8] (P125)}

门罗通过两处破折号插入补充性描写,既保持叙述流畅又体现情绪转变。李文俊译文完整保留破折号结构,使译文在最大限度还原语言形式的同时,也真实传递出朱丽叶的内心变化。通过保留原文中意识流文体特征,李文俊再现了门罗笔下角色细腻的内心世界,并还原了其非线性的心理叙事结构。这一做法既实现了形式层面的高度忠实,也准确传递了原作独特的意识流语言风格,体现出译者对准确传达原作形式与结构的深刻把握。

(二) 对原文内容的翻译

交际翻译指翻译应努力使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可能地接近原文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不能以译者风格代替原作的风格。这一点在翻译门罗极具生活化、地域化特色的女性主义心理叙事时尤为重要。门罗的语言看似平淡朴实,实则精心雕琢,通过特定的叙事结构刻画人物心理。李文俊的译本深刻体现了这一原则,他通过贯彻从形式到内容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忠实、全面地再现原作,使中文读者获得尽可能接近英语读者所获得的效果。

门罗笔下有两个永恒不变的写作主题: 女性主题与地域主

题。首先,在再现门罗的“女性主义”主题上,李文俊的译文精准地传递了女性复杂微妙的声音与情感。他严格遵循了原文的句式结构和叙事节奏,通过保留大量的内心独白、心理联想和时间跳跃,忠实地复制了门罗的叙事风格,从而将女性角色那种难以言状的困惑、欲望、挣扎与顿悟原原本本地呈现给中文读者。

例3: Her feet seemed now to be at some enormous distance from her body. Her knees, in the unfamiliar crisp pants, were weighted with irons. She was sinking to the ground like a stricken horse who will never get up.^{[7] (P35)}

译文: 她双脚此时距离她的身体似乎很远。她的膝盖,穿在自己的硬绷绷料子的裤子里,犹如灌了铅般的沉重。她像匹被捶击过的马似的,怎么也站不起来。^{[8] (P35)}

此段在描写卡拉首次尝试逃离丈夫克拉克的控制却又半途而返。极度的恐惧、茫然与身体化的焦虑使她陷入一种近乎解离的状态。李文俊的译文精准捕捉了门罗笔下卡拉身体与心理的撕裂感,以“很远”和“似乎”贴切传达出卡拉因精神紧张而产生的身体陌生化与疏离感;“灌了铅般的沉重”既符合中文表达习惯,又强化了原文的窒息与无力意象。最值得注意的是“捶击”一词暗含连续击打的暴力感,比直译“击打”更贴近卡拉长期在婚姻中承受的精神压制;而“怎么也站不起来”则暗示她短暂反抗后最终的崩溃与屈服。

李文俊通过这些细腻而克制的语言处理,不仅复现了门罗冷静叙述下的情感暗流,更深刻揭示出卡拉——以及门罗笔下许多女性——在“逃离”与“回归”之间的挣扎: 她们的身体试图出走,灵魂却被无形枷锁牢牢禁锢。这种译法使中文读者深切感受到卡拉困境的悲剧性,也折射出门罗对女性命运一贯的悲悯与洞察。

其次,在再现“加拿大乡村生活”这一地域主题上,李文俊中译本确保了原文风土人情的原汁原味。门罗继承了加拿大地域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其笔下人与自然、小镇、荒野的错综关系为文本赋予了动态性和神秘感^[9]。李文俊在处理具有加拿大乡村特色的场景描写时,注重通过直译保留原文的自然意象与文化特征,同时在句式结构和词汇选择上适度贴近中文表达习惯,保留异域文化色彩,又确保叙述流畅自然。

例4: And from then on—water and rocks, dark trees, hanging moss. Occasionally a trail of smoke from some damp and battered-looking little house, with a yard full of firewood, lumber and tires, cars and parts of cars, broken or usable bikes, toys, all the things that have to sit outside when people are lacking garages or basements.^{[7] (P50)}

译文: 从那时开始——便有了流水与岩石、阴森森的古树、悬垂的苔藓。偶尔会见到一缕炊烟从某座阴暗潮湿、显得破败不堪的小屋子里冒出来,院子里则堆满了柴火、木料,以及轮胎、汽车和汽车部件、破旧不堪或是勉强能走的自行车、玩具,以及人们在没有车库和地下室时不得不堆在室外的种种东西。^{[8] (P53)}

这段环境描写出自《机遇》中朱丽叶乘火车前往鲸鱼湾途中所见的荒野景象。窗外荒凉而杂乱的景象象征着她即将踏入一个

与过往学术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门罗以细致而克制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充满荒野气息的加拿大乡村图景：流水、岩石、古树、苔藓，以及散落在林间的人类生活痕迹。这些意象不仅勾勒出安大略省西南部特有的自然地貌，也暗示了人与自然之间既依存又疏离的关系。

李文俊在处理这段文字时，充分体现了语义翻译对内容的忠实。他将“dark trees”译为“阴森森的古树”，准确传递出原文所隐含的幽深与荒凉感。在描写人类居住痕迹的部分，他将“some damp and battered-looking little house”译为“某座阴暗潮湿、显得破败不堪的小屋子”，通过叠加形容词强化了房屋的颓败意象。

李文俊对乡村景观和人物生活状态的细致描绘，都保留了原文的质感，成功地将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小镇氛围“移植”到了中文语境中，使读者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片土地特有的气息，从而深刻理解环境对人物命运的无形桎梏。这正是交际翻译所追求的——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

二、读者导向的交际翻译

交际翻译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李文俊中译本采用归化策略，偏重于汉语表达，多以直译为主，文化信息传达则辅以适当的注释，关注原著的语境与人物身份，在对话表达上注重口语和方言的使用。

（一）语言层面

1. 口语化

运用方言词汇、白话句式、句末语气词（如“呢”“呀”“嘛”）等，再现原文加拿大乡村生活的质朴语气，使中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生活化、接地气的语感体验。

例5：He had built new steps, and spent a lot of time looking for an old wrought-iron railing for them.^{[7] (P8)}

译文：他翻修了新的台阶，还花了不少时间为这台阶去捃摸旧的熟铁扶手。^{[8] (P8)}

“捃摸”属于北方方言，不仅表示“寻找、查找”，还蕴含着转来转去、来回转悠地寻找的意味，有时甚至带有偷偷摸摸、贼眉鼠眼地翻找的隐含意义。这种方言词汇的运用，生动地传达了原文的口语风格。

2. 人物形象塑造与还原

人物的语言要根据身份、性格的不同译出与原作相同的味道来。李文俊熟练运用读者导向的交际翻译策略塑造和还原门罗笔下人物形象。例如《逃离》中的克拉克，他的语言充满操控性与压迫感，生动体现其性格中的强势与讥讽。

例6：“Else somebody would have got in and dug it up, before now. Somebody would have found a way to make him tell where it was.”^{[7] (P12)}

译文：“要真有，早就会有人去想法子把财宝挖出来了，还用等到现在吗？总有人会变着法子播开他们的嘴，让他们供出埋

宝地点的。”^{[8] (P12)}

原文中克拉克的语气带有明显的怀疑与不屑，暗示他对他人的能力持否定态度。李文俊将原文陈述句“before now”转化为反问句“还用等到现在吗？”，并补充“要真有”这一口语化发语词，增强对话的真实感和克拉克语气中的讥消意味。其中“变着法子”“播开嘴”“供出”等一系列表达，不仅在语义上贴近原文，更借由略带粗俗的俗语，生动勾勒出克拉克惯于操控且言语强势的形象。

通过增译反问句、使用口语化甚至略带市井气的表达，以及刻意营造咄咄逼人的句调，李文俊深度还原了克拉克这一人物通过语言贬低和精神压制来否定卡拉的自我价值以及善于心理操纵的形象。

（二）文化层面

李文俊的深度阐释包含了对原文本的语法阐释，以尊重原作、原作者、目标读者为出发点，对于那些被原文读者所熟知，但在目标语读者看来陌生的内容，如原文所隐去的地理环境、自然风景、历史神话的信息，译者也在注释中加以阐释，这样便拉近了目标语读者和源语读者的距离，使两者达到视域融合^[10]。李文俊中译本通过添加阐释性注释，解释典故、隐喻、象征，以及中国读者不太熟悉的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来传达文化内涵，补偿目标读者的知识缺失。

例7：“Juliet talked bitterly for a while about Mother Shipton.”^{[7] (P134)}

译文：“朱丽叶狠毒地谈了谈‘大吨位教母’的事儿。”^{[8] (P51)}

注释：此处原文为 Mother Shipton，即西普顿嬷嬷，为中世纪广为人知的女巫和预言师。因前文提到琼安体形臃肿，而 Shipton 也有重量不轻的意思，为表达出这种语带双关的揶揄，故译如是。^{[8] (P140)}

“Mother Shipton”是指中世纪著名的女巫和预言师，带有强烈的文化象征意味，若直译而不加阐释，中文读者将难以体会其称呼背后所隐含的讥讽。李文俊通过结合上下文语境——即该人物体形臃肿——将其创造性译为“大吨位教母”，既保留了“Mother”的称谓感，又通过“大吨位”一词生动传达出原文中名称与体型之间的双关揶揄。同时，译者以注释形式补充说明了“西普顿嬷嬷”的历史身份及译法理据，不仅解释了译文的处理方式，也揭示了名称背后的文化隐喻。

上述翻译策略充分体现了李文俊坚持以读者导向的交际翻译理论。他通过方言口语的灵活运用、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还原，以及文化注释的深度阐释，在文化层面搭建起理解的桥梁，既传达了门罗原作的地域特色和人物个性，又确保了中文读者能够获得与原文读者相近的阅读体验。

三、结语

本文借助彼得·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以李文俊所译《逃离》为个案，系统分析了其在处理门罗特有的意识流文体、地域文化意象与女性心理叙事时所采用的策略。语义翻译

强调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上下文意义，而交际翻译则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研究表明，李文俊译本通过忠实的语义翻译保留意识流的文体特征，再现门罗非线性的心理叙事结构；同时借助读者导向的交际

翻译，在方言词汇、句末语气词和文化注释等方面进行灵活转换与补偿阐释，使中文读者能够深入理解加拿大乡村生活的氛围与女性角色的复杂心理，最终在“再现作者意图”和“实现读者接受”之间达到有机平衡。

参考文献

-
- [1] 姜妍、李文俊.《逃离》译者李文俊：门罗描写的痛苦不在表面.中国作家网，2013-10-11. 2025-2-5.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2013/2013-10-11/176940.htm>
 - [2] 原虹.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3，(02)：1-2.
 - [3] 雷丹.文学文体学视角下小说前景化语言的再现——以《逃离》中译本为例[J].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2，40(02):15-21.
 - [4] 申丹.对自由间接引语功能的重新评价[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2）：11-16，80.
 - [5] 高奋.意识流小说艺术创新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1（6）：139-145.
 - [6] 汪燕华.意识流小说的语体特点和翻译策略[J].咸宁学院学报，2003，(05)：92-93.
 - [7] Munro, Alice. Runaway [M]. New York: Vintage, 2004.
 - [8] 门罗.逃离[M].李文俊，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 [9] 孙艳琳.艾丽丝·门罗小说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6.
 - [10] 王春.李文俊文学翻译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